

(II) 書叢報譯日每

華北官僚群像

譯報社發行



華北官僚羣像

目錄

頁次

上篇

吳佩孚訪問記……………

岡野增次郎（一）

『臨時政府』三巨頭畫像……………

橫田直（二〇）

一 王克敏

二 湯爾和

三 董 康

華北官僚羣像……………

橫田直（二六）

一 老軍閥齊燮元

二 『司法部長』朱深

三 『災區救濟部長』王揖唐

四 江朝宗及高凌蔚

目 錄

華北三醜……………W.V.Pennell(三三三)

一 王克敏

二 高凌蔚

三 池宗墨

訪高凌蔚及其他……………杉山平助(三八)

記青年黨領袖劉紹崑……………杉山平助(四三)

下篇

平津百怪錄……………W.V.Pennell(四九)

傀儡家庭中的形式……………W.V.Pennell(五四)

『臨時政府』扮演經過……………W.V.Pennell(五九)

無公可辦的『臨時政府』……………W. Lewisohn(六三)

『冀東政府』的始末……………G. Moresthe(六八)

青島又是一翻風光……………N. C. D. N. (七一)

醞釀中的新傀儡政權……………W.V.Pennell(七三)

編輯後記……………(七七)

吳佩孚訪問記

岡野增次郎

本文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號『改造』雜誌，筆者岡野增次郎，是上海東亞回文書院出身，吳佩孚在洛陽時，曾聘爲顧問，與吳有三十年之歷史。訪問在本年三月，所以遲到現在才發表者，據說是顧全吳氏的地位。現在吳氏所寄居的北平，已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用不著再有所顧忌云云。

譯者誌

去年蔣介石被張學良軟禁之後，吳佩孚與我，因係日俄戰爭以來的老朋友關係，特派張參謀拿了他的親筆信到日本來訪我，親筆信的內容如下：

敬啓者。敝邦赤禍蔓延。國事日非。念民生之塗炭。痛邦交之失調。蒿目時艱。難安枕席。茲命張參謀清炤東渡趨教。就正鄙懷。並望駕臨敝邦一遊。藉敘離情爲禱。此請

吳佩孚訪問記

岡野增次郎先生台鑒

吳佩孚拜敬（照原文）十二月十八日

他在第二次『奉直戰爭』敗退湖北與河南交界之雞公山後，我即與之分袂，迄今已十多年，常有書信來往。後赴川，昭和七年（譯者按：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回北京，寓居于東城什錦花園，專心念佛講經，大有天下風雲與我無關之概。自滿洲事變發生後，若有所感，曾三度派人來訪，持名片邀與往晤。但筆者係一草野書生，與佞佛淫禪之吳將軍相見，似無意義可言，故婉言謝絕使者。此次適值執政者蔣介石被軟禁而生死不明，而吳氏之親筆信來，便與先輩商酌，都說試去一次也無妨。乃更以吳氏來書示朝野有力者，徵求他們的意見，也可作與吳氏會見時之應對資料。自吳氏的使者於一月九日來後的十日之內，我就遍訪關心中日國交之元老、重臣、海陸軍當局，及外務省方面的大公使等，然後於一月二十三日與使者一同從東京車站動身。

途經滿州新京的時候，有人進言，最好便道訪問日滿當局，免生誤會，我便如言實行，

歷訪新京方面的張景惠總理，鄭孝胥前總理，及日本方面的筑紫參議，板垣參謀長等，他們知我此行除應老友之招，重溫舊情外，並無他意，也便十分諒解了。

到天津時，已爲二月五日。又去訪田代支那駐屯軍司令官及橋本參謀長以下各參謀，與堀內 天津總領事等，有所接洽，卽正式入北京。時爲三月十九日。如此一路盤桓，從東京出發到入北京，幾歷二月。至所以如此遷延之故，有說一說的必要：

此次吳氏遣使邀我，似爲本年元旦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主席陳中孚至吳宅賀年時商量的結果。彼時，西安事變的動向，還混沌不明，因而惹起華北大混亂，亦未可知。華北捧吳各將領，卽在暗中策動，有所企圖，吳亦不免心動。但事態之推移，頗有出人意料者：蔣氏在西安事變後，威望更盛，軟禁時之態度，又非常英勇，連小學教科書中，也編載着。一向被蔣介石方面監視着之吳氏，此時欲與外人（筆者）謀一面，究竟是否可能，實屬疑問。原來吳氏從昭和七年回北京以來，全然與外國人隔絕，過着世外人的生活，只有在去年新正，宋哲元在招待日方要人時，曾招飲一次，這是例外。宋氏此舉，動機何在，原屬不甚明瞭。

也許是藉此對南京政府表明：吳氏在這以前，並未與日本人會面過。至在吳氏，如果算是「韜晦術」，方法未免太拙劣；如說出之于「孤高賞賞」的態度，也不甚當；像觀音菩薩一樣的深藏在石龕內，殊有愧于一世英雄！最近吳氏不但與日本人會見，即與其他任何外國人，也不謀面，每日惟讀書、揮毫、參禪、參透此中三昧，以了餘生而已。每晨六時起身，午飯後稍睡，恰似段祺瑞晚年的生活。筆者在天津時，由陳中孚辦理與吳氏會見的種種手續，這是吳氏進京以來初次與外人會見，故須格外審慎，以免刺激他人耳目，但又須出之于光明正大，俯仰無愧于天地的態度。這須經過軍政統制者宋哲元的嚮導，公然在吳氏私第什錦園內會見，會見時別人均避迴，可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並聞他曾作天下之大，但真能調正中日兩國國交的，非我莫屬之傲語。

吳氏周圍的情勢既如此，而仍有風聲外溢，對於筆者與吳氏之會見，竟有人要作澈底的妨礙，這是何等惡劣何等可笑的事！事情是這樣的，有人用北平人魏道一的名義，致函吳佩孚及南京政府，致吳佩孚的信是這樣寫的：

岡野那傢伙，是南京的密使，他拿了很多運動費，是來暗殺吳氏的，故會見之事，以停止爲宜。

致馮玉祥的信，內容是這樣的：

近有現在東京前任直魯豫巡閱使署顧問岡野其人，得日本朝野之後援，爲擁立吳佩孚運動而入北平，這事極該注意！

果然，自第二次奉直戰爭以來與吳氏水火不相容的馮玉祥，立刻把那封密信給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看，並立即召集蔣介石何應欽開『御前會議』，馮氏主張：吳既有此不穩企圖，應將事實，在報紙上宣布，而以漢奸罪名屠殺之。但一向對吳有好感的何應欽，則說『吳氏不致出此，此書必係譏言。』於是馮氏的提議便不能成立。以上云云，是南京一政客到北京來對吳氏的幕僚講的話。那位幕僚便特地跑到天津來通知陳中孚，要陳中孚轉知我的，故我留在天津的時間，特別長久。直到三月十九日，筆者抱了自信，直入北平。午後三時從天津出發，即晚就到北平，住東城日華旅館。二十日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

委員林耕宇（日本高等師範畢業生）交涉，二十二日與北平市長秦德純會見，二十八日與宋哲元會見，得了二人的諒解，與吳佩孚會見的事情，可不成問題。三月十九日林耕宇氏電話中說：『今日上午九時，與吳第接洽的結果，請你於今日下午五時半至吳宅聚談，吳宅已經預備好了晚餐。』我便於午後五時出旅館，至東單牌樓北東堂子胡同林氏所主辦之亞洲民報館與林氏相遇而至吳宅。經袁雲祥副官遞名片，並由林君領導進宅，吳親自出迎。宅係前清奉天將軍住宅，美輪美奐，壯嚴無匹，有亭臺邱壑之勝，較之吳在洛陽時之茅屋，迥不相同。而吳歡迎筆者的態度，却無異於當年。在謙和靜默握手的一刹那，已暢敘了多年的離懷。主人導入客堂後，吳坐正中，筆者坐在右邊，林君坐在左邊，而使他的幕賓符定一張左民趙振鴻張瑞峯作陪。坐既定，作如下之談話：

岡野：『此次來平與將軍久別重逢，知將軍依然無恙，不勝欣喜。日本元老要人，託為致意！昨日鄙人往訪宋委員長及秦市長時，亦已致同樣之意。』

吳：『一別轉瞬十四年，未嘗一日不念足下，今相見無恙，心快莫名。足下與子同為六

十四歲，其精神之健全相同，必係信仰佛教之故。我以前專讀孔孟書而不讀佛書，前幾年入四川，始親炙佛經，更進修老莊之道，得益匪淺。每日課業，雖不念經，但喜以講演經義爲樂。其他一切生活，無異洛陽當年，請放心！

岡野：『甚好甚好，將軍面貌，更比以前發福了。日本報紙，時刊將軍最近玉照，相者謂斯人早晚必爲萬人所敬仰。足爲將軍前途慶！』

吳：『我求道修禪結果，身心並健，不異洛陽時代。惟眼力較差，幸閱報時尙能不用眼鏡。其他起居飲食，一切皆如當年，但因不須練兵，故晨起延至五時。』

岡野：『我所欲言於將軍者，已詳書面，細讀之自見分明。此爲西鄉南洲翁之遺墨集，翁書法摹岳飛，故筆法與將軍頗相似。』

吳：『生平志願，爲三十年來老友如足下者所熟悉，無待多言。惟對日俄戰時迎大山總司令及兒玉總參謀入奉天城之舉，不勝今昔之感！』

岡野：『此次離東京前受江之島兒玉神社祠官橫澤次郎氏之委託，請將軍揮一功

存東夏」四字，將勒石社前，永作紀念，俾作回國禮物，幸垂鑒。」

吳：「明日寫就奉上可也。」

在應接室中談話，至此停止，時已下午六時半，侍者以晚餐已備告，即導入食堂，就圓桌而坐，列席者如前述。吳氏說了些爲筆者洗塵的話，生平滴酒不入口的我，也竟強飲一杯。

岡野：「聽說將軍在川時，曾遇一百二十歲的老翁，真的嗎？」

吳：「確有其事，此老翁係有道之士，年已百二十八歲，而矍鑠如壯者，予師事之，日求仙道，頗有所得。別後他就到成都附近的某村去了。病沒於民國二十五年，時年約一百三十三歲光景。」

岡野：「我當時在報上看了關於此事的記載，知將軍是樂道之士；但細看下文，却原來是補腎劑的廣告，當代名將如將軍者，竟爲強壯劑的廣告所利用了！」

吳：「天下事之可笑者多著呢。惟予與足下的因緣，却是無線電作用。數年前予曾將

所翻刻的「金剛經註釋」一書奉贈，足下亦愛此經否？今日得在闊別十四年後會晤一堂，不勝「法悅」，願爲足下講金剛經一節。幸有林君在座，如有難解字句，他當能替足下解釋。」

說了以後，吳氏卽一面舉杯，一面開始高聲講經，把至大至剛金剛不壞的根本原義，說個明白；更把天地正氣可以共通這一點，強調起來，一座爲之傾倒。

吳：「這是每星期三到宋哲元的『進德社』爲冀察所屬的軍隊及北平城內有志之士講的，現在特爲足下演述。此外每星期四還要到北平市政府秦德純市長那裏爲文武諸官講春秋正義。」

岡野：「今夕何幸，竟在闊別十餘年之吳府作座上客，並受在洛陽時同樣的款待。記得在洛陽時，席間常用日本讀法朗誦文天祥正氣歌助興。今夜當讀我國藤田東湖的正氣歌奉聽：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

秀爲不二嶽。巍巍聳千秋。

狂爲大瀛水。洋洋環八州。

發爲萬朵櫻。衆芳難與儔。

凝爲百鍊鐵。銳利可斷鑿。

薰臣皆熊羆。武夫盡好仇。

神州孰君臨。萬古仰天皇。』(歌詞全照原文)

吟至此，感慨異常。

吳：『金剛不壞的力量，實發生於天地之正氣，塞蒼冥，填心臆，地與人非合爲一體不可。天下無可畏之事，觀音施無畏之行，其指此乎？』

言至此，吳氏又頻頻勸酒，林君善飲，筆者又強飲二杯。正酒酣耳熱之際，侍者來請攝影，筆者與吳氏乃相偕至別室。吳氏謙曰：『足下係遠客，應立正中。』但筆者與林君強拉吳氏立正中，林右而我左，三人便合攝一影。吳第中人，因怕把照片洩漏出去，爲南京政府

所懷疑，託林君勿向外間發表，得了許可才安心。由此可知他們對於南京政府的猜疑，非常懼怕。

侍者又從吳氏囑把孔孟神像及關羽岳飛的靈魂照相拿出來，要筆者問之致敬，筆者即如言實行。我猜吳氏決不會迷妄到對於靈魂照相感到興趣的；如果是對外界特別是對南京政府的『韜晦術』，那是無可深責的。筆者即以此種會心的心情，熟視吳氏，吳氏竟笑而不答，故吳氏之心境如何，苦難臆斷。

午後八時宴畢，再入廳接室，則已泡好了紅茶，擺好了水果，便又繼續談佛教。

吳：『軍人在現世殺人無算，宜在暮年禮佛誦經，爲此等戰友超度。』

岡野：『從古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看來，軍人的奉佛持戒，也自有道理。』

吳：『予生平未嘗唸經，但好爲人講經。近日參考從前所研究的「易理」，並又參考「歷數」，著成「日食參考說」一本，略可占最近數年間之天運，並因之發現最近似將有可以震撼東洋天地之大事件發生，但此不過預言而已，非再經過幾年，是不能證實的。』

希日本朝野人士，能理解及之。』說到這裏，即交「日食參考說」數部與予。

岡野：『多謝多謝，我當如命分送牧野、伯近衛公及我所知的各要人。』

從吳氏的口吻看來，他對於講學誦經，似頗得意。他簡直有些像村學究，又像是個帶髮和尚，當年霸氣，消磨殆盡。我不復多言，惟默默地領取了幾本「日食參考說」而已。

吳：『今人只眩惑於物質文明，而輕忽了中國的道德文化，頗爲可恨！華人氣概，應該是「登泰山而小天下，蒞中國以撫四夷」才是。』

這是照例的對於自國的驕傲。筆者即探囊出早已預備好了的一首詩示吳氏，那是本年六月一日北京與東京航空連絡計畫完成後有所感而作的大意是說，不要把物質文明，等閑地輕看了：

『朝辭冀北夕扶桑，一葉御風渡碧蒼；萬里行人機上夢，飛艇止處是家鄉。』

吳氏見而稱筆者之詩，已有若干進境。這是他忘記了老朋友的關係，而又用起外交辭令來了。

吳：『天下處世之道，實包括於論語一書中，若能善讀論語，天下便無不可爲之事！』
吳氏是夜精神煥發，會散已在八時半，筆者即與陪席諸人交換名片，一一告別。吳氏送至中廊，即握手而別。筆者與林君走至中庭，對林君謝曰：『今日得與吳氏會見，全賴足下在宋哲元處辦好了交涉，非常感激！』

林：『今日得列陪賓，非常光榮。今夕的照片，務請見贈一張！』

岡野：『必如約。』

按此日係初會，所談還未得要領，一半也因爲有冀察外交委員林君在座，有所未便。而吳氏胸中的秘奧，將於他日在書面中提出，並約改日再續談，故正式訪問，總算已經圓滿。驅車回旅館，已是昭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九時三十分了。

次日爲三月三十日，上午六時起床，把昨夜所想，拈詩一首，遣使書贈吳佩孚：

我來萬里從三島。

君是紫禁城下人。